

# 齐侯壶新研<sup>\*</sup>

代 生

(烟台大学中国学术研究所, 山东 烟台市 264005)

关键词: 齐侯壶 二天子 齐 陈 楚

摘要: 齐侯壶记载了齐侯越礼而为陈氏服丧的事情, 其礼直比诸侯。这一记载有助于我们理解为何海阳嘴子前墓葬会使用七鼎殉葬。铭文中的“二天子”与楚简中的“二天子”相同, 指舜之二妃, 都与陈国祭祀有关。从陈与齐、陈与楚的关系入手, 可以理清这一问题。

KEY WORDS: *Hu* vessel of Marquis Qi *Ertianzi* Qi State Chen State Chu State

ABSTRACT: Inscriptions on the *Hu* vessel of the Marquis Qi documented how the marquis performed the mourning rite for his concubine Chenshi. The mourning rite performed by the marquis was the same as the ritual reserved only for the prince—a clear violation to mortuary regulations. This record helps us understand why Chenshi's burial at Zuiziqian in Haiyang had seven ending tripods included. The *Ertianzi* mentioned in the inscriptions refer to two concubines of Sage Shun, who also appear in the bamboo slips of the Chu state. Both texts involved Chen State ritual sacrifices. Understanding the Chen state's relationships with the two states Qi and Chu is essential to understanding the questions posed by the inscriptions and other archaeological finds.

齐侯壶又称洹子孟姜壶, 壶有一对, 形制纹饰相同, 而铭文互有错脱, 其中一件 166 字, 一件 142 字<sup>[1]</sup>。清代学者龚自珍、孙诒让等都有考释, 现代学者郭沫若、杨树达等也有进一步研究。最近, 李学勤发表《齐侯壶的年代与史事》<sup>[2]</sup>一文专门探讨。前辈学者的研究为我们理解齐侯壶所涉年代与史事提供了良好的基础。笔者以为, 随着新资料的出土, 仍有广阔的讨论空间。兹先据李先生释读意见, 将铭文引述如下:

齐侯女雷聿丧其断, 齐侯命大子乘駟来句(敬)宗伯, 听命于天子。曰“期则尔期。余不其事, 女(汝)受册, 遄传口御, 尔其济受御。”齐侯拜嘉命。于二天子用璧、玉备(佩)一司(筭); 于大無(巫)司折(慎)、于大司命用璧、两壶八鼎, 于南宫子用璧二、备(佩)玉二司(筭)、鼓钟一肆。齐侯既济洹子孟姜丧, 其人民都邑董(谨)要“无用从(纵)尔大乐。”用铸尔羞铜, 用御天子之事。洹子孟姜用乞嘉命, 用祈眉寿, 万年无疆, 御尔事。

## 一、从齐侯壶谈到海阳嘴子前墓葬

据考证, 齐侯壶中的洹子即陈桓子, 铭文记载的是齐侯为陈桓子之父陈文子越礼服丧之事<sup>[3]</sup>。“齐侯之女家的丧事, 齐侯本应绝不成服, 而自愿期服, 这是超越礼制的行为, 因此齐侯特命太子赶赴王都, 通过管理礼制的大宗伯向周天子请示。”<sup>[2]</sup>铭文还说“齐侯既济洹子孟姜丧, 其人民都邑董(谨)要: 无用从(纵)尔大乐。”即要求国君持服期间, 其人民都邑不可大举作乐。可以看出, 齐侯待陈桓子父之丧, 其规格直是诸侯。这里的齐侯, 应是齐景公。陈桓子时齐景公立, 庆丰代崔氏专权, 广结仇怨, 庆氏家臣王何等作乱欲杀庆丰为齐庄王报仇, 正值陈桓子正与庆丰田猎, 其父陈须无(陈文子)察觉将生事变, 派人将陈桓子召回。陈桓子知道后, 回来的路上破坏了渡船和桥梁, 使得庆氏的势力很快被清除。昭公六年, 陈桓子和鲍国联合向齐惠公公孙栾氏、

\* 基金项目: 本文为江苏省普通高校研究生科研计划资助项目“考古发现与楚辞研究”(项目编号: CX09B\_020R)阶段成果。

高氏进攻,打击旧贵族的势力,并领封邑高唐,此时田氏势力进一步壮大。故《左传》庄公二十二年说“陈之初亡也,陈桓子始大于齐。”杜预注:“昭八年,楚灭陈。”陈文子与陈桓子父子有助齐侯翦除内患的功绩,成为齐侯的宠臣。陈文子丧,齐侯因而越礼制为之成服。对齐景公来说,此非孤例,文献记载就有他欲为宠臣违礼厚葬的事情,如《晏子春秋》载梁丘据死后,景公宣称:“据忠且爱我,我欲丰厚其葬,高大其垄。”为陈文子丧,齐侯还命太子亲赴王都而向周天子请示,足见对此事的重视。周天子以“期则尔期,余不其事”无奈作答,同意了齐侯的要求。这一事件,由于得到周天子的许可,必然在齐国引起不小的震动。田氏在齐国的威望更因此而提升。

这让我们想到了与之有关的山东省海阳嘴子前墓葬。发掘者指出,嘴子前墓葬应该是一处远在东方的田氏封邑墓地。从棺槨、随葬品的情形看,其埋葬规格是比较高的。其中 M4 的主人为田乞,墓中出土铜鼎 7 件<sup>[4]</sup>。而据周代礼仪,天子九鼎,诸侯七鼎,田乞最多不过上卿,是没有资格配七鼎的。发掘者从春秋僭越礼制的风气进行解释,可备一说。笔者以为,从洹子孟姜壶的记载来看,有了齐侯特请周天子同意违礼而为其祖父服丧,并以高规格的礼仪丧葬之例,田氏之后必然循其先例而厚葬,因此,田乞墓以七鼎之配置殉葬是正常的。反过来看,海阳嘴子前墓葬的高规格也印证了齐侯壶铭文所载。

## 二、“二天子”研究

齐侯壶铭文中的“二天子”,因“二”与“上”古文字形相近,曾被误认为是“上天子”,依据楚简资料,学者们对其进行了纠正<sup>[5]</sup>。在楚简中,“二天子”这一神祇,最早见于包山楚墓:

赛祷太備(佩)玉一环,侯(后)土、司命、司祸各一少环,大水備(佩)玉一环,二天子各一少环,崦山一。(简 213-214)

太、侯(后)土、司命、司祸、大水、二天子、崦山既皆成。(简 215)

赛祷行一白犬,归冠带於二天子。(简 219)

举祷太一,侯(后)土、司命各一牂,举

祷大水一膚,二天子各一牂,崦山一。(简 237、243)

此后,新蔡葛陵、天星观 M1 和望山 M1 等多批楚简相继发现“二天子”的记载:

(荐)祷一(鹿),归備(佩)玉於二天子,各二璧;归(简甲一 4)

一(鹿),归備(佩)玉於二天子,各二(简甲三 81、182-1)

举祷於二天子各两牂,(瓊)之以玉。(简甲三 162、166)

先之一璧,举祷於二天子各痒(牂)(简乙二 38、39、40、46)

三楚先、(地)(主)、二天子、崦山、北[方](简乙四 26)

二天子,屯(简零 335)(以上为新蔡葛陵楚简)

解于二天子与云君以佩珥(天星观简)

举祷于二天子各两牂(天星观简)

吉。一牂,后土、司命各一羯,大水一环,举祷二天[子](望山简 55)

包山楚简公布后,刘信芳就撰文指出“‘二天子’即楚人辞赋所描绘的‘湘君’、‘湘夫人’”,并进行了具体论证<sup>[6]</sup>。陈伟同意刘先生说,他还认为帝之二女当系指洞庭之山,即湘山,而不是郭璞注《山海经》时所认定的江神<sup>[7]</sup>。根据《湘君》“九疑纷其并迎”,《湘夫人》“帝子降兮北渚”,九疑山、帝子即指舜和二妃,可以知道,学者的研究大体无误,“二天子”与二湘密切相关。

“二天子”为何会在齐国受祭?齐、楚都有祭祀“二天子”的记载,是否说明“二天子”受到时人普遍祭祀?如若不是,又如何解释?笔者以为,齐、楚共祭“二天子”,并不能说明其祭祀的普遍性。从陈与楚、陈与齐的关系入手讨论,可以对这一现象进行解释。

首先看陈与齐的关系。齐国历史,以公元前 479 年为界,可分为两段,第一阶段是姜齐时代,即姜太公所封之齐;第二阶段则是田齐时期,从田氏代齐直至齐亡国。据《史记·田敬仲完世家》记载,公元前 672 年,陈国公子完奔齐,受到齐国君重用,公子完不欲称本国之号,故改陈为田。陈氏(田氏)五世其昌,并于正卿,四为齐相,族系庞大,封邑众多,以至“超过(齐)平公”

之所食。洹子孟姜壶铭文记述,正可以此为背景。但令人产生疑问的是在礼崩乐坏的春秋战国之交,齐侯为陈氏之丧成服这一违礼之举,还要大老远去请示周天子同意,似乎显得有点多余。我们以为,其中更合理的解释可能是,齐侯之所以派太子去请示周天子,应该是需要循陈礼而为之服丧。这才是问题的关键。

陈氏以故国之礼丧葬,可以找到两条考古资料的印证,一是上举山东海阳发掘的嘴子前墓群,作为陈氏家族远在东方的族墓和封邑,该墓出土的两件青铜器孟和甗,均来自陈国。以陈国之重器陪葬,可见田氏对故国的怀念和依恋,同时也可见他们仍固守着本国特殊的文化习俗。二是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20世纪80-90年代在临淄地区为配合基本建设而发掘的19座大型战国墓葬,19座墓葬中有11座墓室内有殉人,发掘者认为,齐国西周至春秋中期以前未见殉人现象,可见姜齐推行和维护的是周人的丧葬制度和传统习俗;春秋晚期以后,田氏异姓实柄齐政,战国早中期齐国殉人之风盛行,无疑是与田齐所推崇密切相关。其中临淄春秋晚期的3座齐国殉人墓葬,所葬地域属于后来取代姜齐的田氏,其殉人方式与《礼记》中陈乾昔要用婢女夹棺而葬的记载很相似,墓主应为秉政的田氏贵族<sup>[8]</sup>。《礼记·檀公下》除有“陈乾昔寝疾,属其兄弟而命其子尊己曰‘如我死,则必大为我棺,使吾二婢子夹我’”的记载外,还记述了陈人“陈子车死于卫。其要与其家大大谋以殉葬”的事情。二者虽然都没有践行,但都说明了陈贵族喜好殉葬的习俗。

以上资料表明,在齐国的陈氏在丧葬等习俗上仍然保存了本国的传统。《左传》昭公八年载“舜重之以明德,置德于遂,遂世守之。及胡公不淫,故周赐之姓,使祀虞帝。臣闻盛德必百世祀,虞之世数未也。继守将在齐,其兆既存矣。”齐国陈氏作为虞舜之后,无疑也要祭祀其先祖妣。齐侯以陈礼服丧,自然要依俗祭祀“二天子”。

再来看陈与楚的关系。首先,从政治上,春秋以来,雄踞南方的楚国势力不断发展,开始“问鼎中原”,陈国作为楚与中原的缓冲地带,夹杂在楚与中原诸国之间,经常受到凌辱。据《左

传》载,楚国曾三度灭陈。第一次是在宣公十一年(公元前598年)“冬,楚子为陈夏氏乱故,伐陈。谓陈人无动,将讨于少西氏。遂入陈,杀夏征舒,轘诸栗门,因县陈”。“县陈”即以陈为楚国之县。后来楚庄王复封陈,立陈灵公之子午为成公。第二次是在昭公八年(公元前534年)“九月,楚公子弃疾帅师奉孙吴围陈,宋戴恶会之。冬十一月壬午,灭陈”。其后,楚平王即位,为收拢人心,再次封陈。第三次是哀公十七年(公元前478年)“秋七月己卯,楚公子朝帅师灭陈”。此次灭陈后,陈地直接并入楚之版图,并成为楚国北方的军事重镇和经济中心。

从渊源上看,陈与楚有着共同的远祖颛顼。陈祖为颛顼,见于《左传》昭公八年,晋国史赵在回答晋侯时所述“陈,颛顼之族也。”由他国史乘的回答可知,陈为颛顼之后的说法由来已久。楚人也认为自己是颛顼之后,如屈原《离骚》:“帝高阳之苗裔兮”,王逸注“高阳,颛顼有天下之号也。”《帝系》曰“颛顼娶于滕隍氏女而生老僮,是为楚先。”<sup>[9]</sup>新出蔡楚简也明确说“昔我先出自颛顼”<sup>[10]</sup>。

由于政治和地缘等关系,陈与楚在文化上也产生了不少共通之处,如好巫鬼,重淫祀。《汉书·地理志》云“陈国,……妇人尊贵,好祭祀,用巫,故其俗巫鬼。楚地,……今之南郡、江夏、零陵、桂阳、武陵、长沙及汉中、汝南郡,尽楚分也。……顷襄王东徙于陈。……信巫鬼,重淫祀。”祭祀虞舜也成为陈、楚祭祀文化中的相同点。《国语·吴语》记载伍子胥劝谏吴王夫差时说“昔楚灵王不君,其臣箴谏以不入。乃筑台于章华之上,阙为石郭,陂汉,以象帝舜。”韦昭注曰“阙,穿也。陂,壅也。舜葬九疑,其山体水旋其丘,故壅汉水,使旋石郭以象之也。”可知春秋时期已经有祭祀帝舜的建筑。《史记·五帝本纪》也说舜“践帝位三十九年,南巡狩,崩于苍梧之野。葬于江南九疑,是为零陵。”苍梧属楚,因而祭舜成为楚文化中十分重要而有特色的一部分。秦始皇就曾望祀九疑山而祭舜。(《史记·秦始皇本纪》)有意思的是,1972年在湖南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出土的帛制古地图上就绘有“九疑山”,山侧有建筑物,前面画了九条柱状物,中间画有5个“人”形屋脊,旁注“帝舜”二字,谭其

驥即认为“这座建筑物即舜庙,九条柱状物当系舜庙前的九块石碑。”<sup>[11]</sup>李学勤也指出“我仔细观察了正在发掘的部分遗址以及出土的陶瓷、砖瓦等等器物,获知遗址上部年代是北宋,与史籍记载宋初敕修九疑山舜庙相合。从已开掘的部分看,当时舜庙规模相当宏大。更引人注意的是,在北宋遗存之下,还有更早的建筑地层。特别是如发掘者指出的,‘在发掘区下部堆积中发现了汉代祭祀坑和不晚于东汉早期的大型建筑遗迹。’”(国家文物局主编《2004 中国重要考古发现》,第161页)这就和马王堆帛书古地图的舜庙有可能联系上了。”<sup>[12]</sup>

楚人对舜的祭祀与尊崇,已有学者专门进行讨论<sup>[13]</sup>,此不赘述。秦始皇时代已经广泛流传湘君为舜妃的传说<sup>[14]</sup>,可见,楚人祭祀舜及二妃由来已久。

陈之立国为“祀虞帝”,陈对舜的祭祀自不待言。而楚人三次灭陈,将其划入楚国版图,这种政治上的斗争,必然激起陈、楚文化的碰撞和融合,而两国文化的相近性,无疑会加速这一进程。基于以上种种特殊关系,使得楚人祭祀“二天子”成为可能。事实上,除“二天子”外,楚人还祭祀陈之先祖,据新蔡楚简记载:

夏夕之月,己丑[之日],以君不悻之故,就祷陈宗一谿,壬辰之日祷之。

乙一:4、10、乙二:12

宋华强指出“陈宗,神灵名号。《左传》哀公十四年‘子我盟诸陈于陈宗’,又‘所不杀子者,有如陈宗’,《正义》云‘陈宗,陈氏宗主,谓陈成子也。’又云‘陈宗,谓陈之先人。’……简文‘陈宗’可能也是指陈之先祖。”<sup>[15]</sup>所言甚是。楚人祭祀陈国先祖,无疑是因为楚人占据了陈地。我们以为,“二天子”纳入楚人祀典与“陈宗”就有相通之处<sup>[16]</sup>,都是陈、楚文化不断融合的结果。

晏昌贵认为“简文称‘天’之‘二子’,《山海经》称‘帝之二女’,其实都是人神的天神化,又降处江、湘之间,居于洞庭山,为山川神灵,是一身而兼有三种神格。”<sup>[17]</sup>此说甚确。由于“二天子”渊源为陈氏之先,是人神而兼天神,在祭祀系统中地位较高,故在齐侯壶中居于司命之前;对楚人来说,“二天子”只是普通的地祇神,当然位列诸天神之后。明乎此,就不难理解齐侯壶与楚

简的相关祭祀问题了。

- [1] 孙稚维. 金文著录简目[M]. 北京: 中华书局, 1981: 307.
- [2] 李学勤. 齐侯壶的年代与史事[J]. 中华文史论丛, 2006(2).
- [3] 杨树达. 积微居金文说: 增订本[M]. 北京: 中华书局, 1997: 35.
- [4] 马良民. 林仙庭. 海阳嘴子前春秋墓试析[J]. 考古, 1996(9). 按 2005 年 9 月 林仙庭先生、江林昌师曾带领笔者等赴山东海阳县嘴子前墓葬实地考察, 并到海阳博物馆参观所出器物。林先生就相关情况作了更为详细的讲解。
- [5] a. 杨华. 楚简中的诸“司”及其经学意义[J]. 中国文化研究, 2006(1). b. 李学勤. 齐侯壶的年代与史事[J]. 中华文史论丛, 2006(2).
- [6] 刘信芳. 包山楚简神名与《九歌》神祇[J]. 文学遗产, 1993(5).
- [7] 陈伟. 包山楚简初探[M]. 武汉: 武汉大学出版社, 1996: 169-170.
- [8] 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临淄齐墓(第一集)[M]. 北京: 文物出版社, 2007: 439.
- [9] 洪兴祖. 楚辞补注[M]. 北京: 中华书局, 2006: 3.
- [10] 董珊. 新蔡楚简所见的“颛顼”和“睢漳”[EB/OL]. 简帛研究网, 2003-12-7.
- [11] 谭其骧. 二千一百多年前的一幅古地图[J]. 文物, 1975(2).
- [12] 李学勤. 舜庙遗址和尧舜传说[N]. 光明日报, 2005-8-26.
- [13] 蔡丹君. 舜在屈原辞中特殊地位考论[C]//文学前沿(第12辑). 北京: 学苑出版社, 2007.
- [14] 《史记·秦始皇本纪》:“(秦始皇)乃西南渡淮水、之衡山、南郡。浮江,至湘山祠。逢大风,几不得渡。上问博士曰:湘君何神?博士对曰:闻之,尧女,舜之妻,而葬此。于是始皇大怒,使刑徒三千人皆伐湘山树,赭其山。”有意思的是,秦始皇遇湘君而“逢大风,几不得渡”与《山海经》相关记载很是巧合。《山海经·中次十二经》云:洞庭之山——帝之二女居之,是常游于江渊。澧沅之风,交潇湘之渊,是在九江之间,出入必以飘风暴雨。这条记载似乎更印证了湘君为舜二妃的记载。
- [15] 宋华强. 新蔡葛陵楚简初探[M]. 武汉: 武汉大学出版社, 2010: 374.
- [16] 上博简《柬大王泊旱》中就有楚国贵族是否祭祀新近被楚征服的菖地神祇的争论,可知楚贵族确有祭祀新征服地神祇的意见。楚人三次亡陈,陈人所祀部分神祇逐渐纳入楚人祭祀体系,从《柬大王泊旱》记载看,从初次灭陈已经有这种融合趋向。
- [17] 晏昌贵. 楚卜筮简所见地祇通考[C]//简帛数学与历史地理理论集.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10.